

多元風貌的關照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的「現代藝術聯展」

雄獅美術 第258期p56 文/陳明秀

湯皇珍的垃圾揭示

七月份，台北縣立文化中心所展出的「16種處理垃圾的想法」，其實是關於垃圾的三種詮釋。

七月四日下午三時，湯皇珍的「行動」準時開啟了「垃圾展」－

那一天 我的午餐 站在我的展場一角「嚴肅」照例的吃完

把「剩餘物」裝回原來午餐的塑膠袋 原地放下 形成一

「垃圾點」 開始反覆移動於此點與文化中心外不遠一選定的

花壇間 將植珠的土逐次掘來掩埋「垃圾點」 直到「垃圾點」

形成半個如丘的墳塚狀 把失根的植物取回置於塚前 在挖去

植物的洞內置上展覽片卡—上書：作者、尺寸、物材、年代

行動結束

這並不是一齣行動劇，不是以戲劇的方式呈現，純粹是一個「行動」，一個關於「垃圾」的行動；藝術家以藝術的方式讓觀者非僅止於環保概念的灌輸，在此，藝術的方式是擷取發生於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舉動，重現於展場，藝術與群眾面對面重新檢視這人類文明中的日常舉止—「製造垃圾，掩埋垃圾」，而垃圾則依然故我的存在那裡，於土塚之下。昭然顯示還有人類文明無法解決的事，而文明越進步製造垃圾的速度也越快，量也越龐大，即使用土埋它，形成一土丘或一垃圾山，它還是不被毀滅，是人類文明製造出來的也是人類不願正視的「剩餘物」，土丘一如墳塚，土丘上失根的植物代表了終結；垃圾的存在及無法解決是人類文明的一大反諷，暴露出人類文明的無能。

藝術家在土洞和置有死樹的土丘上，放上自己的作品卡，提供給觀眾思考的起點，湯皇珍期待的是觀眾的反應，她要令觀眾親臨逼視，藝術家汗流浹背往返於土坑與土丘之間的徒勞無功，一如看見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對垃圾的束手無策；整個展演並非完成於行動的結束，藝術家與觀眾的對話才是整個展出的重點。而觀

眾呢？正當湯皇珍逐次掘土來掩埋「垃圾點」時，展場另一角「台灣渥克」的戲「歡樂無限皮膚癌」開始上演，驟然吸引住全場觀眾的目光，將原本湯皇珍的「行動」拋諸腦後，「看戲的總比面對真實生活的人多」，本想從觀眾的討論中回頭檢視並詮釋這次「行動」的湯皇珍如是說；但她並不失望，當初並沒有對觀眾的反應作預設，這般的結果反倒是為整個「行動」下了最真定義。